

越 剧

桃 花 扇

孔尚任原著 洪隆 丁叔改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前記

“桃花扇”原著者孔尚任，山東曲阜人，他生長在清朝順治、康熙年間。這是通過明末復社文人侯朝宗與秦妓李香君的戀愛故事來反映南明一代興亡的歷史劇。也是我國古典戲曲中一部光輝燦爛的傑作。

“桃花扇”的改編，以侯朝宗與李香君的戀愛故事為中心，同時反映了當時人民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氣節。

明朝末年，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圍攻北京，動搖了崇禎王朝的封建統治。當時鳳陽督撫馬士英與閹黨余逆阮大鍼等人，在南京倡議迎立福王監國，欲借擁戴之功，貪圖富貴，却遭到復社文人的強烈反對。阮大鍼出資三百金，托楊文驄為復社名士侯朝宗梳攏秦淮佳麗李香君，博其歡心，以圖緩和復社文人的鬥爭情緒。

侯李定情後，楊文驄告以實情，香君堅決拒絕，拔簪脫衣，退還妝奩，朝宗也修書回絕了阮大

鉞。由此阮大鉞益恨复社諸子，誣以圖謀不軌，下令逮捕。楊文驄急告朝宗，朝宗只得倉卒避難出走。同时馬士英欲為新任漕撫田仰強娶香君，香君誓死不嫁，欲圖自盡，血濺詩扇。在无可奈何中，香君养母李貞丽，仗义代嫁而去。

楊文驄來訪香君，看到詩扇上血痕斑斑，就画成一幅折枝桃花。香君师苏昆生代其寄扇与朝宗，在揚州城外相遇，乃同返南京，尋找香君。

香君自苏昆生去后，独居媚香楼。一日被选入宮，至秦淮河畔賞心亭听候傳点时，在筵前痛罵馬士英、阮大鉞賣國求榮，几乎被害，幸得楊文驄解救。

香君避居栖霞山葆真庵中，因她曾受种种磨折和迫害，以致身染沉疴，当她与朝宗永訣时，还是勉励朝宗立志報國，起义抗清。

本剧改編时，得到陈山、王文娟、陈羽、高錫鈞等同志的不少帮助，提供了許多宝贵意見，特此致謝。

編者对古典戲曲缺乏研究，希望讀者批評指正，以便改進。各剧团如果排演这个剧本，請与編者取得联系，并盼提供意見。

桃 花 扇

〔越 剧〕

人物： 侯朝宗 李香君 李貞而 卞玉京
鄭妥娘 翠 兒 柳敬亭 苏昆生
陈定生 吳次尾 楊文驄 馬士英
阮大鍼 田 仰 侍从官 公 差
家 丁 仆 人 难 民 群 众

第 一 場

〔初春时節，馬士英家中書房。馬士英独自坐
着沉思，焦躁地在看官报〕

馬士英：（看报驚嘆）唉！流寇李自成攻陷洛陽、开
封，直逼京师了。

〔家院上〕

家 院：稟老爺，阮大鍼阮老爺求見。

馬士英：快請。

家 院：是。（应声下）

〔阮大鍼上〕

馬士英：阮老回來了，大事如何？

阮大鍼：小弟奉命潛往江浦，已經尋着了福王。

馬士英：阮老此番辛苦，倡議迎立福王監國一事，那兵部尙書史可法，可有回書？

阮大鍼：小弟前去投書，請史閣部面商要事，哪知他閉門不納，現有回書帶來呈上。（取出史可法回信，遞給馬士英）

馬士英：（看信，頗為憂慮）史可法如此執拗，目下迎立之事，便不能行了，如何是好？

阮大鍼：只是当前机会，不可錯過。

馬士英：阮老有何高見？

阮大鍼：如今國家多故，正是我輩得意之秋，那史可法虽然掌握帥印，其实兵权却在四鎮，只須聯絡武臣，他便孤掌難鳴。

馬士英：迎立新君之事，那黃劉四鎮武臣，是否答應？

阮大鍼：黃劉四鎮武臣，見了老公祖書函，欣然許諾，只等示下，全備儀仗，齊赴江浦迎駕。

馬士英：妙，妙。（忽又轉念）啊呀！還有那九卿班里，倘若聽到史可法反對迎立福王，便有几分不妥了。

阮大鍼：据小弟看來，滿朝諸公，哪个是有定見的，聖駕一到，只怕遞職名的，還挨擠不

上哩！

馬士英：（點頭）言之有理。

阮大鍼：（唱）馬中丞，當先出頭，
眾公卿，誰肯逗留，
只怕是，職名早投，
迎鑾駕，拜舞龍樓。

馬士英：阮老真有識見。

（唱）無主江山先下手，
朝中大權歸吾有，
迎立之功非尋常，
定然拜相又封侯。

阮大鍼：中興事業，在此一舉。

（唱）老公祖，功高山斗，
扶新主，享國千秋。

馬士英：哈，哈，哈……

〔家院上〕

家院：稟老爺，有田仰田老爺，楊文驄楊老爺前來拜會。

馬士英：請進。

〔家院下。田仰、楊文驄上〕

馬士英：兩位來得正好，現有軍國大事，要請共同商議。

田仰：恩公有何賜教？

馬士英：（唱）流寇到处动刀兵，
國家多难風云緊，
聖上存亡无音訊，
傳來謠言乱紛紛，
倘若神京遭失守，
江山无主怎能行？

楊文驄：这……

田 仰：恩公意下如何？

馬士英：（唱）金陵原是旧京城，
六部公卿列朝廷，
福王避乱來江浦，
正可迎立为新君。

楊文驄：（唱）北边消息听未真，
只恐臣民多議論，
聖駕未崩立新主，
名不正來言不順。

阮大鍼：（唱）流寇圍困北京城，
大势已去不堪問，
迎立福王为監國，
莫將奇功讓他人。

馬士英：阮老所言，正合吾意，福王乃是神宗皇帝
嫡系子孙，正可迎立为監國之主。

田 仰：事不宜迟，赶快上書陈表。

馬士英：目下寫表，如何列名？

阮大鍼：（袖中取出表文）小弟表已寫就，銜名俱有，請老公祖過目。

馬士英：（接着念）“吏部尚書高宏圖，魏國公徐鴻基，監察御史朱國昌，吏科給事李沾，司禮監韓贊周……”嗯！勛衛科道，都有个把，也就好得很了。

楊文驄：只怕那班復社少年，又寫文章出头反对。

馬士英：那些文弱書生，怕他什么？

阮大鍼：此事應該預先防备才是，老公祖呀！

（唱）復社本是小东林，
气焰囂張藏禍心，
留都防乱寫揭帖，
捏造謠言是非生。
先前文廟祭聖賢，
將我无理赶出門，
拳打脚踢不容情，
无法无天眞欺人。

馬士英：唔！目无尊長，豈有此理！

阮大鍼：（唱）这班少年讀書人，
圖謀不軌抗朝廷，
还請恩公下文書，
將他一網來打尽。

楊文驄：不可。

(唱) 復社少年有才名，
標榜忠義得民心。
冤仇宜解不宜結，
无故豈能害好人。

田 仰：如今收拾人心要緊。

馬士英：唔！如此說來，倒是籠絡一下的好。

楊文驄：小弟有一个主意。

阮大鍼：龍友兄有何妙策？

楊文驄：(唱) 秀才領袖吳次尾，
公子班頭陳定生，
復社名士侯朝宗，
素稱知己交情深。
侯生如今訪佳麗，
慕名歌妓李香君，
倘若是助他妝奩結歡心，
便可以托付兩下來調停，
只要侯生肯應許，
定能解甲又罷兵。

馬士英：妙，妙。

(唱) 惟有美人稱妙計，
收羅人才入掌心。
還請妹丈多周旋，

莫教叛乱抗朝廷。

阮大鍼：好个計策。

楊文驄：小弟出資料理便是了。

阮大鍼：怎能叫龍友兄破費，侯朝宗原是敝年侄，小弟應該料理的，現由小弟贈送妝奩酒席費三百金，請龍友兄代為辦理。

馬士英：阮老舍己為人，真是慷慨之至。

楊文驄：小弟愿为此事奔走，只望解除糾紛。

阮大鍼：龍友兄真是古道熱腸，令人敬佩。

楊文驄：小弟就去辦理，先告辭了。(下)

田 仰：小弟也要告辭了。(欲走)

阮大鍼：慢來，還有大事相商。

田 仰：還有何事？

阮大鍼：依小弟之見，請田年兄到北邊去辛苦一趟，一來探听實情，二來聯絡山海关總兵吳三桂，可以互相照應。

馬士英：阮老高見，田年兄以為如何？

田 仰：自當效命。

馬士英：請田年兄即日起程，專候好音。

田 仰：遵命。(下)

馬士英：自古道：“中原逐鹿，捷足先得。”我等不可落人之後，快整衣冠，今日務要出城迎駕。

阮大鍼：小弟原是一名廢員，如何冠帶？

馬士英：正是。(想了一想)权且充个贅表官員，只是屈尊了些。

阮大鍼：大丈夫能屈能伸，有何不可。

馬士英：妙，妙。这才是个軟圓老呢。(笑)

〔阮大鍼將包袱、表文裝箱內，背在身上〕

阮大鍼：(唱) 拚余生，寒灰已休，
喜今朝，涸海更流，
太公一釣，金鰲上鈎，
牛馬風塵，暫屈何憂。

馬士英：阮老，你这件功劳，却也不小呀！(笑)

阮大鍼：老公祖何必取笑。

馬士英：(喝声) 打轎江浦迎駕。

〔內众声喊：“喂！打轎江浦迎駕！”〕

第 二 場

〔清明时節，媚香樓客廳，后面有一条長廊，可以凭眺秦淮河畔景色。門上有“媚香樓”匾額一塊，壁上挂著墨蘭画，管弦乐器，桌几上陈列著古玩，花瓶等物〕

〔幕啓时，幕后苏昆生彈琵琶，李香君唱曲，卞玉京与鄭妥娘捧着盒子，悄悄進來〕

鄭妥娘：啊！怎么一个人也沒有？

卞玉京：（手指）你听——

李香君：（幕后唱）

“原來姹紫嫣紅開遍，
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賞心樂事誰家院？”

鄭妥娘：哈哈……唱得好，唱得好！

〔歌聲停，卞玉京、鄭妥娘放下盒子，翠兒上〕

翠兒：呀！卞姨娘，鄭姨娘來了。

〔李貞麗上〕

李貞麗：你們怎麼帶這許多東西來？

卞玉京：都是些粗果子、粗點心，不要見笑。

鄭妥娘：總不好經常到你家裡來吃白食，免得你在背後罵我老妥小氣。

李貞麗：你看這張嘴。（向翠兒）快端茶來。

翠兒：曉得。（下）

卞玉京：香君呢？

李貞麗：蘇師父在教她溫習曲子。

鄭妥娘：我去叫她出來。（入內）

李貞麗：翠兒。

〔翠兒應聲端茶上〕

翠兒：嚶！媽媽。

李貞麗：今天清明節，院裡做盒子會，你叫姐姐把

她做好的果子端出來。

翠兒：曉得。(下)

〔李貞麗眺望窗外景色〕

李貞麗：(唱)梨花似雪草如烟，
春在秦淮兩岸邊。

卞玉京：(唱)一帶妝樓臨水蓋，
家家分影照嬋娟，

李貞麗：(唱)生生燕語明如剪，

卞玉京：(唱)呖呖鶯歌溜的圓。

〔翠兒上〕

翠兒：媽媽，香君姐姐在梳妝，她說就來的。

李貞麗：(喊)香君！香君！

李香君：(內聲)來了。

〔鄭妥娘拉着李香君捧着盒子出來〕

鄭妥娘：(唱)千呼萬喚始出來，
猶抱琵琶半遮面。

李香君：(放下盒子)卞姨娘，孩兒見禮。

卞玉京：香君今朝打扮得好漂亮呀。

翠兒：(開盒)媽媽，這是姐姐做的果子。

李貞麗：(看果子)你們來看香君做的果子。

卞玉京：(上前)做得真巧呀。

李香君：(含羞地)見笑，見笑。

〔眾看果子〕

卞玉京：（唱）如意糕上开百花，
并蒂蓮花蝴蝶花；

李貞麗：（唱）团团圓圓綉球花，
双双对对合欢花；

鄭妥娘：（唱）花兒朵朵都成对，
表出香君心里話，
二八青春女嬌娃，
含情脉脉心头挂。

卞玉京：（唱）她驚人絕色妙年華，
原是秦淮第一花，
香君要想許人家，

鄭妥娘：（唱）給她配只癩蛤蟆。

卞玉京：（唱）輕輕怯怯女兒家，
銀杏腮边一縷霞。

〔众笑，香君羞得抬不起头來，苏昆生挟着琵琶上〕

苏昆生：（唱）老漢在后院飲酒喝茶，
你們在前廳嘻嘻哈哈。

卞玉京：苏师父，恭喜你收了个出色的門生。

苏昆生：嗨嗨，香君实在聪明。

鄭妥娘：苏师父，听說你在阮大鍼家里很得意呀！

苏昆生：罢了，罢了，我已离开阮家，如今到这里來做个美人的教师，豈不比做魏忠賢干

兒子的幫閑好得多么？

〔众笑〕

李香君：苏师父請坐。

苏昆生：不必客气。香君年紀不小，真的該給她做媒了。

李貞麗：前幾天楊老爺來說，要給她找一位世家公子做媒。

苏昆生：楊老爺？可是鳳陽督撫馬士英的妹丈楊龍友？

李貞麗：就是他。

卞玉京：楊老爺要替香君找一位怎么样的世家公子？

李貞麗：就是到你家里提起的，那位侯公子侯朝宗，說他家道才名都好。

苏昆生：侯公子嘛，果然文章才学都好，与香君相配，真是一对。

鄭妥娘：喂！香君，你說好不好？

〔李香君低头无語，靠向李貞麗身边〕

鄭妥娘：怎么你不作声呀？

李貞麗：孩兒怕羞。

苏昆生：侯公子是复社才子，想她一定愿意，應該請我們吃喜酒了。（笑）嗨嗨！

〔柳敬亭上〕

柳敬亭：老漢也來吃喜酒了。

鄭妥娘：啊！柳麻子來了。

柳敬亭：咳！柳敬亭就是柳敬亭，怎么当面叫起柳麻子來了！

苏昆生：敬亭，你把“秀才打胡子”的鼓書編好了沒有？

柳敬亭：早已編好了。

李香君：請柳師父說來听听。

柳敬亭：只怕俗不中听。

卞玉京：柳師父何必客气。

鄭妥娘：麻子怎样打胡子？快講。

柳敬亭：你真胡鬧，麻子怎么会打胡子，只有秀才才会打胡子呀！

苏昆生：好了，好了。少說空話，言归正傳。

〔苏昆生調弦，彈琵琶〕

柳敬亭：（拍醒木）不說三皇五帝，不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我只說大明朝的一段故事。（拍醒木）自从太祖洪武皇帝驅除韃虜，扫靖狼烟，一統了大明江山，从此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不料傳到熹宗皇帝天啓爺，出了一个奸賊，名叫魏忠賢，他原是內宮太監，甚会吹拍逢迎，討得太后和皇上欢心，竟封他做了九千歲干殿下，从此大权

獨攬，不知殺害了多少忠臣義士，真是鬧得天怒人怨。

(唱) 誤國殃民魏忠賢，
一代權奸勢傾天，
陷害忠良成千萬，
怨聲載道禍連年。

那時節，正人君子都洁身遠避，不願做官，可是也有些讀書人，貪圖富貴，甘願做魏忠賢的干兒義子，其中單表一人。

(唱) 阮大鍼本是東林同路人，
貪圖富貴喪良心，
趨炎附勢投魏黨，
奴顏婢膝認干親，
牽長綫，放暗箭，
傷害了多少忠義讀書人！

李香君：後來怎麼樣？

柳敬亭：後來，天啓爺駕崩，崇禎爺登基，那奸賊魏忠賢伏法，魏黨余孽，大都一網打盡，想不到阮大鍼阮胡子呀！

(唱) 漏網藏身在南京，
結交朝臣馬士英，
裝縉紳，養歌妓，
他還想卷土重來害好人。